

董炳新 / 著

天伦情

TIANLUNQING



學林出版社

天 伦 情

董炳新 著

学 林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：雷群明

封面设计：邹纪华

天 伦 情

董炳新 著

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定西路710弄37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第二彩印厂印刷

开本737×1092 1/32 印张7.25 字数155,000

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1200册

ISBN 7-80510-286-4/I.93

定价 1.95 元

自序

据人类学家预测，到 3550 年人类机体总质量将超过地球总质量。地球这艘超载的宇宙之船会沉吗？

这条船一年比一年拥挤，而中国是这条船最拥挤的底舱。

在狭窄的空间里生存实在不容易，所以，发生在公共汽车上的争吵要比别处多得多。

伟人们在寻找生存方法。我们曾经笃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，与人斗争其乐无穷。

究竟是灵是谬是乐是苦，现在是毋庸多言了。

一种统治学说一旦形成，要消除他的混乱恐怕要几代人的时间。不公正的人治权力结构导致频繁的无休止的权力斗争。频繁的无休止的权力斗争摧毁许多宁折不弯的正直灵魂，却为一批心术畸形的人物提供了沃土和雨露，趋炎附势追逐利禄之徒占领了舞台，其后果是两代人心理和道德的扭曲。

人类智慧几千年的积累——善与恶的界定被混淆或者模糊了。

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，在人们不关心旁人的时候，时代便在倒退。就说冷漠、憎恶和仇恨了，后者已是可怕的社会病毒。

五十而知天命，积多半生的体验和思考我悟出了什么？

我常仰望深邃莫测的星空。

我想来想去，觉得还是只有一个善字，才能抑制社会病毒，医治心灵的创痕。

我相信，世界上的一切难题，都能，也只有以善去解决。

不论是全球性的冷战或是邻里间的龃龉。

当我在荧屏上看到科学家解救被冰围困的鲸时，看到绿色和平组织以他们的小舢板阻挡装载核废料的巨轮时，我被感动了。我看到了人类的希望。

我把我的所悟倾注于作品。尽管其中有过多的可能和愿望。我总是设想，我的人物走向我的愿望和可能时会怎么样？我有时候是在雕塑一种希望。

我的一位诗人朋友说：

能责怪冰吗？

不！只怨你不是春风！

善良些，再善良些！它正是滋润万物、昌盛人间的春风！



董炳新,1936年生于杭州风波桥下,故身世多风波。1952年去大西北,曾在陇山之北的西海固地区生活20余年。长期从事金融和工业财务工作。会计师。因遭遇人间甘苦过多,发泄于小说。业余创作,计百万字。现为中国作协浙江分会理事、小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、杭州市作家协会常务理事、《西湖》文艺杂志社副社长。

目 录

自 序

阴差阳错.....	1
生死三记.....	27
南南的苦恼.....	44
探索者.....	60
天伦情.....	82
两难的抉择.....	90
祸不单行	106
花边新闻	115
准备明天做的事	137
妈妈的耳环	156
她一夜间衰老了十岁	167
游子情	177
变奏三题	194
正直与诚实	207

阴 差 阳 错

这个大城市世界闻名，火车站却简陋不堪。从狭长的站台到出口处，足有一里路远，从南方参加学术会回来的儿科医师夏洁文歇下来三次了，还望不到出口处检票的栅栏。

她携带的东西是多了些。儿子要一台四喇叭收录机；女儿要蝙蝠衫、牛仔裤；丈夫什么也没有要，也就更让她费心思，从珠海到深圳到羊城，她处处留意，选不着适合丈夫的礼物。后来，她看到与会的男同胞们，闲下来就掏出手电筒似的剃须器，贴着下颏咿咿地刮脸，才得到启示，买了一柄精致的进口剃须器。老头子的胡须钢针似的，老是怨刀片不经用，这下子该一劳永逸了。

应该说，这些东西都不很沉，问题出在那一网兜香蕉上——从岭南来，能不带香蕉吗？

她第四次停下来，擦擦额上细细的汗珠，甩甩被尼龙绳勒得生疼的手指，心里诅咒铁路局不许进站接客的规矩实在混帐。这会儿，丈夫儿子女儿准定在出口处外踮困了脚尖，伸酸了脖子，可她却在这里独个儿苦苦挣扎。

后面拥上来的人流，冲撞得她东歪西倒。当她再次鼓起劲去拎那令人生畏的旅行袋和尼龙网兜时，一个男人，在她身

边立定，彬彬有礼地说：

“我，替你拎一件吧？”

“谢谢！谢谢！”

简直是遇着了救命皇菩萨。

他只提着一只长方型的公文箱，看样子，是来这个城市开会的。15公斤香蕉，到他手里好像变成了一捧刨花。他的步幅很大，她紧跟着。他着西装的肩很宽，渐渐往下收，男子汉的线条，很硬朗。

像河水涌到闸口，在出口检票处，人流渐渐滞滞起来。这时候，那男人停住脚步，侧过身来。

“啊！”

她一眼认出了他。

尽管暮色浓重，灯光暗淡，尽管他的变化是巨大而明显的，她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。

“你！”

他的眼睛也在放光。

她的喜悦，是那种在完全意外的情况下，得着从天而降的宝物的喜悦。她从他的眼神里——天，他的那双令人不敢正视的眼睛一点儿也没有变——看到了同样炽热的反应。尽管这喜悦只似闪光灯般一闪即逝。

“出差？”她终于镇定下来。

“是。”

“住哪里？”

“还不知道。”

“你——”她想：住我们家去。这句常情中的话到了嘴边，却说不出。

“来参加个技术鉴定会，邀请单位会安排的。”他似乎猜到她的心思。

她怕他问她的现状，家庭，孩子。他没有问，什么也不问。不知何时人流已消失，拥挤的走道变得空旷。

“我们……走吧。”她说。

他们同时去拎尼龙网兜，两只手相触的一霎间，她的脸少女般飞红，心怦怦直跳。

通过检票口的时候，她才记起顶顶要紧的——

“打电话给我——627850 转儿科病房。”

“妈妈！”女儿妮妮尖锐的呼唤，“把人等得急死了。”

“妈妈！”儿子可雄的半个身子伏在栏杆外面，“快给我包。”

他们后面，是丈夫龚明泰，微笑着挥手。

夏洁文隔着铁栏杆把旅行袋递给儿子。回过身来，他已不见了。盛香蕉的网兜在她脚边。

她朝出口处外的人行道上望去，看到他宽宽的背影。她挥着手使劲儿喊——

“627——850！”

二

这一上午，夏洁文可是够忙的。离开10天，好多事等着她。常言道，官越小越难当。儿科病房7个医护人员，小小病房主任芝麻官也算不上，可就是这么几个人，要摆平也非易事。排班，评奖，安排进修，这些事不可能用戥子来称，即使能用戥子称，也称不平人的心。夏洁文最好不当这个头，可箍儿圈套上了，抹掉它也难。她的宗旨是求安耽。若

要安耽，就得多干。工作要比别人多做，别人不愿做的工作自己做。

九点查病房。

夏洁文一直惦记着病号黎小辉。那天，她处理急诊，是个八九岁的男孩，下身鲜血淋漓。陪护来的大嫂是孩子的母亲，满脸的泪珠汗珠：“……他掏麻雀，跳墙头，铁丝网把‘麻油壶’划破了……”

擦去已凝的血迹，看得见白生生的睾丸……真是什么奇怪的病例都会遇到！夏洁文明白，在没有把握没有先例的紧急情况下，最要紧的是镇静和自信。

手术的第三天，她就去了南方。她心里老是不踏实。

听见门响，黎小辉兔子似地跳上床蒙上被单。

“黎小辉，还疼吗？”

“不疼，痒……”

“我看看。”

黎小辉不好意思地瞄一眼他的邻床。

呵，他邻床是个女孩子。她床架上的牌子写着：“路露，9岁，痢疾(?)”

夏洁文翻开病历。“家属代诉：突发腹泻，12小时内8次，水样，冻样，头天吃过海蟹……”

路露双目失神，面容苍白，呈虚脱体征。

夏洁文看过一叠化验单，又仔细作了常规检诊，皱起眉头来。

忙到中午休息铃响，端上饭碗去食堂时，她才想起，她心里一直在惦记着一件事。

她问同行的值班护士：

“有过我的电话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没有。令人失望的回答。

他会来电话吗？她苦苦猜测。据说时间是可以改变一切的。那么，往昔的恩恩怨怨也该随岁月的流逝而湮没，他不会来电话的了……也许，他已不屑于望她一眼，就像昨天出站时，扔下尼龙袋不辞而别。想到这里，夏洁文突然觉得莫名的伤心……

外面涂过油漆的玻璃窗，镜子般清晰。她以前不曾留意，眼角处放射状展开的鱼尾纹已如此扎眼。她下意识地抚摸两颊，似乎这样就可以把它们摸平。41岁，对于女人来说，已是瑟瑟清秋了……她一直不忌讳那个“老”字。不像有的同事，四五十岁了，要人家叫她小×，才眉开眼笑。夏洁文倒情愿老得快些——做母亲的不老，孩子们怎么能大？

今天这是怎么啦？她突然注意起自己的容颜来。这变化让她自己也吃了一惊。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。女人只有在知己者面前才着意于自己的容貌……昨日车站的邂逅时时侵扰着她。她甚至遐想，这是一种超然的力量作出的安排。以致与儿女与丈夫小别重逢的欢愉也因此而黯然失色。

她仍然相信，他会来电话的！

627850——他记住了没有？记错就糟了！这个城市是一汪人的海洋，没有地址，又记错了电话号码，找人无异于找一枚针……当时应该告诉他工作单位和地址，都怪自己太粗心、太慌乱……

三

成大畏没有忘记那个六位数的电话号码。

在出口处，那几位接客者的亲昵神态，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了他们和她的关系。莫明而来的嫉意使他悄然而去，不辞而别。

技术鉴定会的东道主订了一批相当豪华的房间。两个人一间，有浴室、有彩电、有空调。明人不必细提，这种会，就是请吃请玩请签字的三部曲。主任把这样的美差交给他，含有表示格外青睐的意思，可他开始没有接受。

“别地方都可以，那里……不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为什么？”

“别傻了，成工，人家抢还抢不着呢。我是想，你是从那边调过来的，这么多年，也该旧地重游了。”

“我可没那号兴致。”

可他还是来了。他折腾了一宿，最后要来这里的成大畏战胜了不肯来的成大畏。第二天他又主动去找主任，讨了这份差事。

他发过誓，一辈子不再踏上这块让人伤心的土地。但是，根据辩证的逻辑推理，下决心不去做的事，正是最想做的事，它们之间，只隔着薄薄的一层纸。

上了火车，那个问题老是折磨他，拂也拂不开——要不要去寻找她？要，不要，像挂钟的摆，悬在他心上晃过来，晃过去。

他想象着她如今的模样，可不管怎么想象，她还是原来的样子。也许她真的没有变，生活得幸福的人是不会衰老的。她纯洁，她善良，只要有良心的男人，都会爱她给她幸福的。

可是，在梦里（这种梦重复了17年）她总是遭受苦难和不幸，她昏厥在他怀里，他大声地愤怒地呵责某个虐待她的，不知何许人的男人，报之以老拳，然后，像电影里的男主角那样，把她托抱在自己的臂弯里，走在一片绿茵地上——那绿茵地正是住院部后面的那片草坪。

校园后面有一条三丈多宽的河。夏日，同学们常到河里去游泳。记得是毕业论文通过的那个下午，成大畏和几个同学每人喝了两瓶啤酒去河里击水。河上有座石拱桥，桥洞半月形，有月亮的夜晚，桥洞和倒影勾成一个大圆，配上天上和水里的月亮，实是一景，同学们称之为“桥映三月”。

石拱桥是现成的跳台，大家扑通扑通朝水里跳。就在成大畏往下跳的瞬间，桥洞里钻出一条小船来，成大畏止步不及，朝一侧偏落。不晓得近岸处的水下残留着一些竹桩，半截残桩戳进他的大腿根部……

他的短裤被剪破，一丝不挂地躺在活动床上，他咬着牙不吭不哼。这时候，一个极年轻的姑娘（他根据她的眼睛判断）手里捏着把男人修面的保安刀架……他终于明白她要干什么，下意识地朝墙侧过身去——

“躺平！”

“不行！来个男人！”他几乎是暴怒的。

“嚷什么！还是大学生呐，这么封建！”她装作严厉。不知是生气，还是别的原因，她的额角泛出桃红。

她扳平他的身子。他闭住眼，血直往头上涌。酒精棉球擦在皮肤上凉丝丝的，听得到刺刺的剃刮声。闭住眼也没有用，乌亮的眉、乌亮的眸，镌刻似地留在视网膜上……

手术以后，每次换药都是她。他不再抗拒，只是不敢正视她。就在那些日子里，他心里形成一个顽固又荒唐的念头——如果不残废的话，一定娶她做自己的妻子！

他没有残废，但她也没有成为他的妻子。

他后来知道，她不是护士，是某医学院的实习学员。

毕业分配十分如意，他被分在本市的一家研究所。她还有8个月的实习期。

他时常去医院看她。他不善辞令，更不会绵绵絮语。但儿女之情的传递是不需要语言和文字的。他坚信，她会成为他的妻子的。

他等了半年，认为葡萄已经成熟，可以摘了。可想了许久，不知这层意思该选择什么词句来表达。机会一次又一次丧失。他为自己的踌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

那天，他们在运河边散步。月亮上来了，弯弯细细的眉月。他们坐在石埠头的青石条上。

她说：“上午，支部书记孙大姐找我谈话，鼓励我，向组织递交申请是进步的表现。后来……她说有人通过组织向我求婚……”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一个炼钢能手。”

“你……认识他？”

“跟你一样，他也是病人——他是让钢水灼伤的。他很刚强。”

他知道，她对所有的病人都体贴入微，情同手足。莫非那个男人也像自己一样？……突如其来的变故，使他心乱如麻。他真想唤着她的名字大声问：“难道你真的不知道，我在爱你吗？”说出来的却是冷冷的语言：“你答应了？”

“我心里乱极了，这里，我没有亲人……所以，我想……请你……”她语无伦次。

如果他当时明白告诉她，他早已决定，她应该成为他的妻子，没有别的选择，那么，他们这半生的履历将是另一种写法。

他说了一句蠢到极点的话：

“这件事，得你自己拿主意。”

弯弯细细的眉月沉下去了，他的心也沉下去了。他不知自己是怎么离开她的，怎么回到宿舍的。他倒头躺下，第二天一天没起来不吃也不喝。

待到他的脑袋能够认真思考了，他决心再找她一次，起码应让她知道。他是爱她的。他越来越明白，他不能没有她。

他打电话约她。

她瘦了，眼圈儿青黛，嘴唇没有血色。

“你病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洁文，”他第一次唤她的名字。“我想……”

“别说，别说出来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大畏，我反复想过了，”她竭力控制住自己。“我们的家庭出身都不好，我们的结合是不会有出路了……不能让我们下一代重新吃这颗苦果……我们只有背叛自己的阶级……”

他们从来忌说自己的出身。

“孙大姐说得对，爱情也有它的阶级属性，如果在这上面，任情感驱使，实际上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作怪……”她的语气，像虔诚的修女在教堂里忏悔。“让我们背叛自己的阶级，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吧……我已经同意了……毕业后就与他结婚。”

医学院和钢铁厂对这桩大学生和工人结合的婚事，表现出十二分的热心，没等夏洁文毕业，就由厂校双方联合主办结婚典礼。报纸电台纷纷报道。

这以后，成大畏第一个报名，接受了研究所支援三线的任务。他要求，越远越好。

他确实是下决心忘掉这个城市，忘掉那件往事的。他在三线干得不错，也成了家，妻子贤淑温顺，岁月似乎已将一切陈迹湮没。

然而，将他们活生生拆开的命运之神再次调侃他们，让他在踏上这个城市的第一步，就与她相遇。莫非，命运在向他默示新的转机？

会议东道主讲了些什么，他根本没有听进去，一上午，他都在这样胡思乱想。

下午休会。午餐后，同室的代表，一位本地籍的外地人，探亲访友去了。成大畏无心观光，独自坐在沙发上。茶几上那台电话机磁石般诱惑着他。好几次，他拿起电话，又搁下来。

有必要给她打电话吗？仅仅是为了知道她生活得很幸福？这他已经亲眼目睹。她出差回来，丈夫儿子女儿全来迎接，像迎接一位女皇。过去了的就让他过去吧。你已经看到